

福安國小畢業生循靈山古道 走訪旗山雞油樹下客庄聚落(二)



左起福安國小莊宗霖校長、童昌雄主任、黃慧鈞老師陪畢業生走完全程。
(攝影/張正揚)

為了讓畢業生們留下難忘的回憶，導師特別在靈山上福德祠時，驚喜地拿出全校老師寫的卡片，贈予每位學生，為他們獻上祝福。同為福安國小校友的旗美社區大學張正揚校長、美濃愛鄉協進會李永龍理事長也參與其中，這二位大學長試著以「大手牽小手」的方式，分享自己在福安國小求學期間的趣事，讓這趟旅行頗有承先啟後

的意味。期間，除了隨行大學長們的知性分享趣事外，更多了在地環境、地理、生態、人文的知識性介紹，例如：山脈如何從海底下沉積物，經由地殼變動而隆起，形成現在背斜或向斜的風貌、楠梓仙溪如何匯流、兩地居民如何進行遷徙或交流；等，都讓即將畢業的孩子們驚呼連連，正所謂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」的精彩。不過最精彩的莫過於渡過楠梓仙溪，目前雖正值枯水期，但溪水總是讓孩子們心生畏懼，是經過師長與同儕間的互助與激勵，所有參與者都能克服心中恐懼，完成這次的橫渡挑戰。這次的經驗，應該能成為孩子未來成長的養分，相信值得驕傲一輩子！

文/劉佳秀

《米倉的孩子》展現農村力量(三)

農村的童年印記 我是民國五十一年次出生的人，那個時代的美濃，農業生產正是鼎盛之際，外出工作的人還不多，孩子們從小都要參與家裡的農事，我最常做的工作就是到田裡除草。那時候還沒有東門國小分校，學校就在田中間，上課前得先走一段田埂路才能走進教室，那真的是一段美好的童年時光。

第一次看紀錄片《米倉的孩子》，青農阿明(黃偉宸)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。我以為早年農村的人們才擁有高度操勞的韌性，沒想到阿明年紀輕輕，也跟傳統農村的長輩一樣。他勤奮、忍耐，累積專業耕種技術，也因此找到人生的價值。

寫下我們的美濃故事



美濃區長鍾炳光強力推薦《米倉的孩子》。(李慧宜提供)

「好漂亮哦！你們這裡真好。」玉如露出歡欣神色：「好像在國畫呢！」我以為可以成事的美，而終因玉如的幾乎不懂炊事而讓母親大加反對。這件事讓我覺得對玉如愧疚，但從此也悟出一個道理：「女孩子未嫁前能不務家事，那是命好、父母疼，然而這不代表嫁人後還能如此，特別是嫁到鄉下或思想較保守的家庭。」當然，這是以後的事了。

那天再走崩沙潭路的一感受是訝異，到處都是水泥護堤。本來有七、八公尺寬的擔水溪只剩三尺寬，且被截彎取直，從石角仔土地公那裡以直線方式匯入雙溪河。至於雙溪河的高灘地與擔水溪的舊河道全被填平，跟生財叔原有的土坵連成一片。於是，生財叔的田地擴充了三倍，由原來的一甲多些，變成田坵能增加，當然是好事。想到生財叔的另個建議：帶女孩子走難走的路來增加牽手或扶持的機會。突然，我決定去看看生財叔在這些年撿石頭的成果。感謝生財叔，我終於第一次牽到女孩子的柔軟，雖然只是短短上下田埂的幾秒鐘，但確實讓我有了股亢奮感。

還河(四)

(四)

剛跟異性交往的戀愛期間，朋友出點子該怎麼樣才能讓異性坐摩托車時會自動緊攏，其中一就是故意挑可怕又難走的路。就這樣，我再次踏上崩沙潭的舊路，原本想讓「穿透窿」的陰森讓來自台南都市的玉如能自動貼緊。可是，失望了！「崩沙潭」已興建護堤，且路寬能行小貨車，而「穿透窿」也不復見往日的陰森，以前茂密到難以透進陽光，的綠色隧道不見了，所有雜木攀藤全被砍除，視野變得既深邃又廣闊，廣林林的蒼翠田野及村落炊煙清晰可見。玉如不僅沒靠過來，反而要求停車眺望。

「好漂亮哦！你們這裡真好。」玉如露出歡欣神色：「好像在國畫呢！」我以為可以成事的美，而終因玉如的幾乎不懂炊事而讓母親大加反對。這件事讓我覺得對玉如愧疚，但從此也悟出一個道理：「女孩子未嫁前能不務家事，那是命好、父母疼，然而這不代表嫁人後還能如此，特別是嫁到鄉下或思想較保守的家庭。」當然，這是以後的事了。

「海棠」吹襲後，我居家前方一大片椰子園是葉片折、椰子掉，讓我撿拾到至少二百個椰子，可說是免摘採的大豐收。然而對農民來說卻損失慘重，特別是香蕉、木瓜、西瓜仔的災情，真讓人光是看的就覺得不捨。生財叔的田坵呢？當我為了理髮而騎機車經過時，靠擔水溪岸的增添了不少石頭，雙溪河岸則不僅大石多，還甚多漂流木。於是，生財叔再度穿上了圍兜，幫忙兒子撿拾石頭。

「我實在想不出，恁大粒恁重的石頭，樣會打上岸上呢？水有恁大力吓？」生財叔皺眉不解的像是自語。「人講『涓涓滴水終會貫穿金石』，發大水嘞，蓋得人驚呢！」

文/笠民鍾鐵鈞